

漢語名詞的性質和數量詞使用的關係*

滕小春

廣島大學綜合科學研究科

摘要

有些先行研究認為光杆漢語名詞不是表示個體而是表示類別（或屬性）的，所以在表示個體事物時，需要數量詞來限定。有些則認為因為漢語光杆名詞是表示複數的，在表示單數個體事物時需用單數數量詞。本文認為漢語名詞的性質並不如先行研究所說的那樣，而是既能表示類別（或屬性）、也能表示單數或複數的個體事物。數量詞的使用可以用漢語名詞的這種性質來解釋。

關鍵字：漢語名詞性質，類別（或屬性），個體，數量詞，話題導入功能

1. 引言

漢語名詞複數說（中川、杉村 1975; 中川 1982, 1991; 中川、李浚哲 1997）提出漢語的光杆名詞就如英語中的“sheep”一樣，如果沒有加單數數量詞（後文簡稱數量詞），名詞就會被認為是複數的。為此，在表示單數時需要使用數量詞。大河內（1985）認為漢語光杆名詞表示類別（或屬性，以下統稱類別），具有抽象性，所以在表示個體時需要數量詞來個體化。可是，這兩種主張都不能解釋很多語言事實。從中川等和大河內（1985）的觀點中我們可以看出，外國的漢語教師很注重從名詞的性質入手來解釋數量詞的用法。筆者在教日本漢語學習者時也同樣發現他們有先通過理解名詞的性質再來理解數量詞用法的傾向。因為漢語中數量詞的使用之廣泛幾乎和英語中的不定冠詞相提並論，因此我們很有必要考察一下漢語名詞的性質和數量詞的用法之間的關係。本文在尊重語言事實的前提下，就個體、類別等概念進行討論。通過理清兩概念和數量詞使用之間的關係，我們發現漢語名詞並

* 本文由筆者未公開發表的廣島大學博士論文《外国語教育における中国語単数数量詞研究》（2010年3月）的第三章加筆而成。

不是如先行研究中所說的只表達複數的個體或只表達類別，而是既可以表示類別也可以表示單數或複數的個體。滕・小川（2007）和滕（2009a、2009b）的研究指出數量詞的用法並非如中川等或大河內（1985）所說的一樣，而是用來導入談話話題的名詞。所謂談話，即大於句子的語言單位（重光 2003）。滕（2009a）重新定義談話為大於單命題句的語言單位。因為句子有資訊容量大小的異同。有的句子中有好幾個命題，其實已經大於和等於兩個單命題句子的資訊含量，如「他有一個美麗善良的妻子」雖然是一個句子卻含有「他有一個妻子」、「她很美麗」、「她很善良」這三個命題，本文以滕（2009a）為準。談話話題為含有兩個命題以上的語言單位（談話）中，內容所圍繞的中心名詞。本文也將重點探討滕・小川（2007）和滕（2009a、2009b）的漢語數量詞用於導入談話話題（以下簡稱話題）的觀點和漢語名詞的性質之間的關係。

2. 漢語名詞的性質及先行研究的問題

關於漢語名詞的性質，我們查閱了《辭海》（1999）、《漢語大詞典》（2001），發現沒有「名詞」這一條目。而《漢語八百詞》（呂 1996）和《語法講義》（朱 1983）裏雖然列舉了「名詞」這一條目，但沒有對名詞的性質作任何說明。看來，關於漢語名詞的性質，並沒有一個比較確定的共識或規定。其實，很多時候，人們對名詞的認識還只是停留在直觀上，如果不用符合邏輯的方法，人們往往容易下錯誤的結論。比如：除了以上中川和大河內的言及之外，陸志偉（1951——引自于呂 1984：242）這樣定義過名詞：「一個名詞代表一種可以數，可以量，或是可以排次序的東西」。這裏有很明顯的錯誤，我們知道像「宇宙」「思維」一些實體和抽象的名詞都是不可以數，不可以量或排序的。我們暫且不討論這些，但從陸的定義中「代表一種……」這樣的描述看，有名詞是用來表示類別的印象。除此之外，很難從以往的研究中找到其他有關名詞性質的論述。以下，我們就來討論一下名詞的性質。

很多研究把個體和單數的概念弄混淆了。我們在這裏稍微做一下整理。個體是相對於類別而言的。比如：「熊貓比熊溫順」中的「熊貓」和「熊」是類別；而「這只熊比那只熊貓溫順」中的「熊貓」和「熊」表示的卻是個體。因為類別是所有個體集合所呈現的一般特徵的總和，而個體則是具有這種特徵的具體事物。可是，不言而喻，單數是相對於複數而言的。單數和複

數是用來表示個體數量的。個體既可以是單數的也可以是複數的。理清這些概念後我們再來考察中川等的漢語名詞複數說和大河內（1985）的漢語名詞表示類別的說法的正確性。我們來看下面的例子。當說話人想知道前面有沒有具體的人且不在意人數，而且也不是問前面存在的是人或是其他事物時，漢語母語者一般會用（1）。

（1）前面有人嗎？

因為（1）並不是用來確認前面有人還是有其他事物，表明這裏的光杆名詞「人」表示的是個體而不是類別。像這樣，我們只要把表達中的名詞當作類別放到語義環境裏看一看是否能說得通，就可以判斷該名詞在具體語言環境中表達的是個體還是類別。再如：

（2）A：你吃過東西了嗎？不要餓了肚子。

B：我剛吃了麵包，肚子不餓。

上文中的回答強調的是吃了東西（具體的事物），並不是爲了回答吃的是什麼東西。通過這一方法，可以發現漢語光杆名詞表示個體的現象是普遍的。所以，大河內（1985）認爲漢語名詞表示類別的觀點不正確。因此，大河內（1985）的數量詞是用來個體化名詞（因爲他認爲漢語名詞是表示類別的）的說法也同樣不正確了。當然，任何一種語言的名詞都必然同時提供類別的資訊。就如「我吃了一個麵包」中的「麵包」是個體，但同時也提供了這個東西不是饅頭或其他什麼，而是麵包這一類別的資訊。名詞的這種功能任何時候都是客觀存在的，如果我們因爲這種情況下的類別表達，而定義漢語名詞是表達類別的不是表達個體的就沒有意義了，因爲所有語言中的名詞都是如此。我們主要看漢語名詞在表達中主要是爲了表達個體而出現還是爲了表達類別而出現的。這才是考察的意義所在。從這一角度看，也就是說，從漢語名詞是否在表達中爲了表示類別這個角度來看，大河內（1985）的數量詞個體化功能說不正確。因爲象前面（1）和（2）這樣的表達已經提供了漢語數量詞並不完全爲了表達類別而出現的證據。

那麼，中川等的漢語名詞複數說的正確性又如何呢？本文認爲該觀點也不妥。我們已經討論過在（1）中，劃線部分的「人」不是表示類別而是具體的個體。其實我們同時也可以判斷，（1）中說話人並不是如（3）中在確認前面有沒有兩個以上的人。

(3) 前面有兩個以上的人嗎？

同樣(2)中也顯示了問者並不是想要知道你吃了多少數量的某種東西，回答者的意圖也只是想告訴對方他/她吃了東西，所以不餓。這裏我們根本不能判斷回答人吃了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麵包。他所吃麵包的數量可能是一個，也可能是多個。在生活中我們經常會遇到類似下面的表達：

(4) A：你吃過東西了嗎？

B：我剛吃了麵包。

A：吃了多少？

B：吃了一個麵包。

從(4)的會話中知道 B 吃了一個麵包。可是 B 首先提到「麵包」時，「麵包」前並沒有附加數量詞。如果按照光杆名詞表示複數的說法，B 在第一次的回答中就已經表達了所吃麵包的數量是複數，那麼就不可能在第二次的回答中告訴 A 他吃了「一個麵包」了。

以上的證據都充分證明了中川等的漢語名詞複數說也不能成立。

當然漢語名詞也不必然是單數的個體。因為(1)中的「人」也不僅指的是「一個人」。此時的「人」是既可以表示單數的也可以表示複數的個體。在生活中我們也同樣會遇到類似(5)的表達。如果 B 首先說的「麵包」是單數個體，那麼 A 知道了麵包的數量是一個，也就不會繼續問「吃了多少？」了，後面也不會再繼續回答「吃了三個麵包」了。

(5) A：你吃過東西了嗎？

B：我剛吃了麵包。

A：吃了多少？

B：吃了三個麵包。

所以當一個光杆名詞出現時，它既可能表示單數的個體也可能表示複數的個體。當然名詞也可以爲了表示類別而出現。如下面的例句中劃線部分的名詞就是屬於表示類別的了。

(6) 他是老師。

(7) 那個東西是杯子。

(8) 馬比象輕。

我們綜合上面的分析可以做個小結：漢語光杆名詞既不一定表示類別、個體（單數或複數），也可以表示類別、個體（單數和複數），需要根據上下文做具體判斷。

前文的分析表明，大河內（1985）用漢語名詞是表示類別的觀點來解釋數量詞個體化功能說難以成立。此外，數量詞個體化功能說的理論缺陷還體現在它的自相矛盾性上。如果數量詞只能用來個體化表示類別的名詞，那麼在表示類別時，名詞前就不該有數量詞了。可是下面的語言現象卻告訴我們事實並非如此。

（9）他是一位老師。

（10）一匹馬比一頭象輕。

（11）一匹馬一小時至少能跑十公里。

（9）中的「一位老師」肯定是表示類別。主語「他」本身就是一個單數的個體，說話人並不是爲了想要表達（12）而是爲了表達（13）的含義。這裏的數量詞不但不是用來個體化名詞的，而且從表達的目的來看，是用來強調名詞類別的¹。

（12）他是一位老師，不是兩位、三位、……位老師。

（13）他是老師，不是學生、商人、……。

（10）和（11）中的劃線部分的名詞片語（NP）當然也不是爲了表示個體的。如果爲了表示個體，一匹馬就不一定比一頭象輕，一匹馬也不一定一小時能跑十公里。因爲如果不是表示類別而是個體，那麼就可以是一匹大馬和一頭很小的幼象做比較了，這時馬很可能就比象重了。某一個體的馬如果是

¹ 大河內（1985）在論文中提到過「是+單數數量詞+NP」中單數數量詞是用來強調名詞類別的，但沒有對其中緣由進行探討，而且也忽視了該觀點和名詞類別說的相互矛盾性。安井（2003）也提到過「是（一）個 NP」中的「（一）個」是用來強調類別的，但同樣也沒有做更深入的分析。Teng（2009）專門對「是+單數數量詞+NP」中的單數數量詞功能進行了較深入的考察，並通過實驗證明，這裏的單數數量詞有用來突出 NP 的類別，以強調正是由於 NP 的類別才決定了上下文中某種狀況的形成的功能。不管深入程度怎樣，各研究在此處的數量詞有用來強調類別的功能上的觀點是一致的。滕（2007）認爲，像本文例句（9）、（10）和（11）中的劃線部分的數量詞也是從認知上讓人們對名詞所表示的事物在人的腦海裏形成一個心理圖像，以便更容易讓人認識類別的具體特徵。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是強調類別的一種表現。

走不動的老病馬，一小時就跑不了十公里了。所以以上劃線部分名詞都是表示類別的，可是卻附加了數量詞。數量詞用於表示類別的名詞，甚至還是爲了突出類別而出現的，再加上前面提到的表示個體的名詞前同樣有不少不用數量詞的現象，表明了用個體化功能說很難解釋數量詞的用法。

3. 名詞性質與數量詞話題導入功能產生的合理性

很多時候，在表示個體時，上下文不能提供足夠的資訊幫助我們判斷某光杆名詞是在表達類別、還是單數或複數個體。這時我們需要數量詞來提供這些資訊才能使整個談話的意義表達達到完整。比如：

(14) *很久很久以前，這裏住著老爺爺和老奶奶。夏日的某一天，老爺爺要上山打柴。老奶奶：「快去快回啊！」……

(15) 很久很久以前，這裏住著一位老爺爺和一位老奶奶。夏日的某一天，老爺爺要上山打柴。老奶奶：「快去快回啊！」……

(15) 是日本著名童話《桃太郎》的中文版的開頭部分²。如果如(14)中劃線部分的「老爺爺」和「老奶奶」沒有附加數量詞，那我們就不知道兩者表示的是類別還是單數的個體或複數的個體。文章的意思不能穩定，文章的脈絡不夠明朗。所以，當文中要表達單數個體的「老爺爺」和「老奶奶」時，數量詞必需要用了。我們看到在談話中，當一個名詞作爲新資訊被導入，且該名詞是談話內容的中心，即談話內容的話題時，表示個體的名詞就需要數量詞來確定了。滕、小川(2007)提出的話題導入功能說，指的就是數量詞的這種用法。所以說，數量詞的話題導入功能實際上和漢語名詞能夠自由地表達類別、單數或複數個體的性質有一定的關係。反之，這種關係也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數量詞的話題導入功能。我們再看下面的例句。

(16) 昨天他買了一本書，是魯迅的短篇小說集。

(17) ??昨天他買了書，是魯迅的短篇小說集。

(16) 的句子是完整的，我們在理解上沒有任何困難。可是，(17) 在語義上不夠完整，具有他買的是一本書還是幾本書的懸念。因爲「是魯迅的短篇小說集」是以「書」爲話題的內容，這個懸念又是關係到整個主題意思表達的一個核心構成部分。如果不具體指明作爲話題「書」的數量，我們理解整

² 參照於大河內(1985: 2)。

個表達的認知進程就會受阻。導入新資訊內容的話題是我們日常交流中經常發生的，所以這種數量詞用法發生得頻率很高。如：

- (18) 學校門口有一棵樹，直徑一米多，據說有二百多年的樹齡。
- (19) 我看了一本書，是關於環境和自然的。
- (20) 魯迅寫了一篇短篇小說，叫《狂人日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篇白話文短篇小說。
- (21) 日本有一個作家，叫夏目漱石。他寫了很多有影響的文學作品，被認為是日本近代文學史上最傑出的作家。
- (22) 廣場上有一座雕塑，聽說是出自於一位著名的藝術家之手。

我們可以看出，上面例句中劃線部分的名詞都是話題，所以它們作為新資訊出現時，都需要數量詞來確定，以明示其所承載的具體資訊，來達到使人們理解整個篇章的要求。這應該是數量詞使名詞具體化的一個重要方面³，能夠從本質上解釋有些先行研究中雖然提出了數量詞具體化名詞的概念但沒有對其具體內在原因作出分析的不足（如樋口 2007 等）。

如果名詞在談話中不是話題，它就不是整個表達的重要部分，它具體是類別、單數還是複數的個體都不會影響人們對整個表達的理解。所以即使沒有數量詞，整個表達也是完整的。如果沒有描寫和數量表達上的需要，此時數量詞不用。(23) 和 (24) 反映的就是這種情況。

- (23) 張三看完畫後，就去吃飯了。
- (24) 回到家裏，張三就開始看畫，然後就吃飯睡覺，別的什麼事都沒做。

(23) 中，如果「書」前面有數量詞，就是在強調數量了。也就是說話人想要表達的是，小明看了一本書，不是兩本，三本，……本書。如果說話人沒有這個意圖，我們會發現用了數量詞後整句表達就顯得不自然。同樣的道理，(24) 中的劃線部分雖然沒有用數量詞，但是整個表達意思完整，如果這裏用了數量詞後整個表達反而不自然。我們可以用圖 1 來演示沒有數量詞

³ 數量詞還有對事物在視覺上進行描寫的功能。如「一輪」刻畫出物體具體的圓形形狀，「一條」給的是物體具體的細長形狀。因跟本文的論題不在一個層面，暫不列入本文的討論範圍。

時話題名詞和非話題名詞所處的認知狀態。用圖 2 表示有數量詞時話題名詞和非話題名詞所處的認知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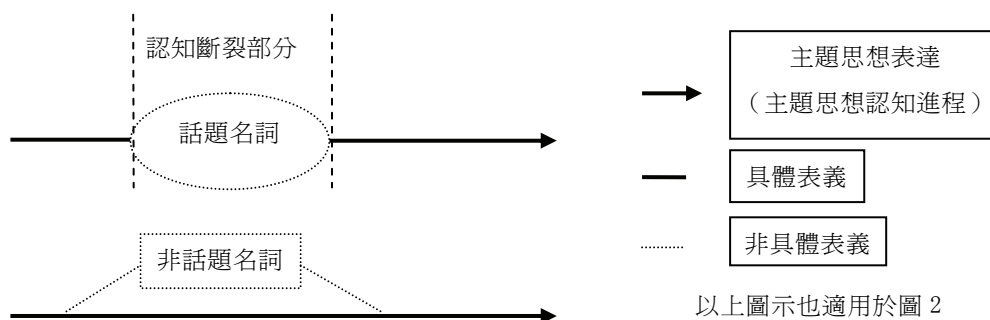


圖 1 沒有數量詞時聽者對話題名詞和非話題名詞的認知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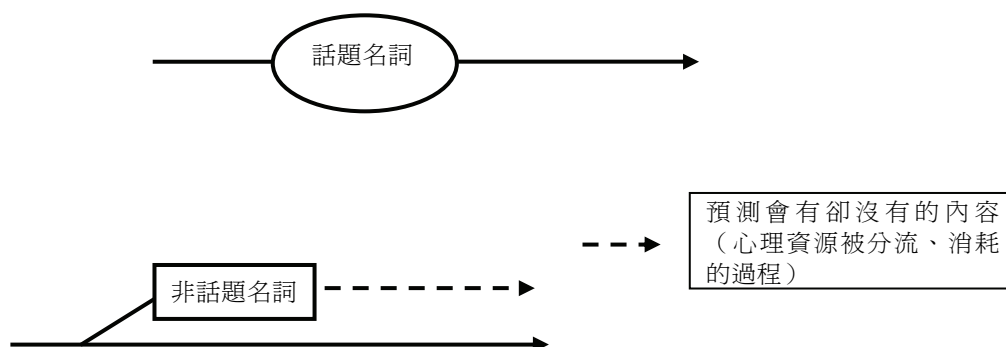


圖 2 有數量詞時聽者對話題名詞和非話題名詞的認知狀態

圖 1 和圖 2 能夠很好地說明為什麼話題名詞需要數量詞，而非話題名詞不適合用數量詞的原因。黑粗箭頭線表示整個表達的主題意思。細虛線則表示非具體的意思。黑粗線則表示具體的意思。如圖 1 和圖 2 所示，話題名詞位於整個主題意思表達的軸上。如果沒有數量詞的限定，話題名詞的意思就不具體，使整個主題思想的表達有了斷裂，整個表達的完整性不能實現。而圖 2 中的話題名詞在有數量詞的情況下，意思具體明瞭，整個主題意思表達連貫。另一方面，圖 1 中的非話題名詞位於主題思想表達的分支上，在沒有

數量詞時，聽者在解讀表達時就會順軸而下，能夠非常流暢地完成對主題思想的理解，即非話題名詞不用數量詞沒有影響聽者對整個表達的理解。以上分析說明了數量詞的使用是由談話整體語義表達上的需要決定的。這應是數量詞使用的最初原因，即語義需要上的原因。由於這個原因，人們形成了話題名詞出現時使用數量詞的現象。滕·小川（2007）的調查發現，非話題名詞不用數量詞。為什麼會這樣呢？對此，滕·小川（2007）沒有做進一步考察。我們就這一問題討論一下。當然，我們所說的非話題名詞不能使用數量詞情況中排除了數量表達和描寫上所需要的數量詞用法。首先，從語言的經濟性上考慮。人們會儘量省去表達的冗餘部分。如前文所述，非話題名詞的具體性質確定與否並不影響人們對整體表達的理解。而數量詞正是用來確定名詞具體性質的，所以數量詞用於非話題名詞，就成了冗餘部分。被省略也就符合語言向經濟性發展的規律了。況且，在認知上，因為使用了數量詞，非話題名詞的意思變得具體，它會吸引聽者相當的注意力，即它會分流聽者對主題思想的解讀工作，讓聽者不能有效地理解整個表達的主題意思。這也說明非話題名詞不用數量詞很合理。最後，一旦人們在非話題名詞出現時不使用數量詞成了習慣並得到了普及和共識，也就成了語法。話題名詞需用，非話題名詞不用數量詞成為語法後，當人們碰到了有數量詞限定的名詞，如果確定不是表達數量或用於描寫⁴，就會判斷數量詞是在導入話題。此時，聽者會很自然地預測說話人會引入關於該話題的內容。如果說話人沒有談到關於該名詞的內容，聽者就會對說話人的表達感到莫名其妙了。圖 2 中的非話題名詞的演示部分，黑粗虛箭頭線是聽者在聽到有數量詞限定的名詞後，將會條件反射地預測後面有關於該話題的內容。所以，這條黑粗虛箭頭線其實是偏離於說話人想要表達的主題意思（黑粗箭頭線），是一條被誤導的理解思路，將會消耗聽者大量的心理資源。我們在教授外國學生漢語時，應該告訴他們，如果在非話題名詞前誤用了數量詞，就會出現這樣的狀況。我們之前談了，數量詞用於話題名詞，最初是出於語義上的原因。而這種用法一旦進化成語法的水準，那它就會表現出有不受語義需要與否限制的一面，我們於下節討論一下。

⁴ 數量詞還用於描寫（如吳等 2005）。如果說話人想對事物場景進行描寫，就有可能使用數量詞，以使事物更加形象生動，這是數量詞在認知上的一種功能體現（滕 2007）。

4. 超越語義需要的話題導入用法

根據前文的分析結論，漢語的名詞既可以表示類別，也可以表示單數或複數的個體。如果上下文提供了可以判斷某名詞具體表示什麼的資訊，那麼數量詞應該可以省略。比如前文的（6）和（7）還有以下例句中的劃線部分。

- （25）他戴著眼鏡。
- （26）他右手拿著筆左手拿著筆記本在寫著什麼。
- （27）他妻子昨天生了孩子。

以上例句中，從上下文完全可以根據常識迅速判斷出劃線部分是表示單數個體的名詞。因為，眼鏡只能戴一副，手只能拿一支筆在寫字，一般情況下人一次只生一個孩子。所以上面句子中的劃線部分不用特別地使用數量詞，也不會給讀者在它們的數量上造成誤解，也就是從語義需求上不用數量詞不會有問題。我們知道在表示類別時，在任何時候光杆名詞都可以實現。因此以上劃線部分的名詞如果是為了表示類別而登場，這些名詞沒有用數量詞，當然也不會在語義表達上有任何問題。可是我們卻發現下面的表達不夠正確。

- （28）*他戴著眼鏡。那副眼鏡是他爸爸十年前花了一個月的工資買給他的，所以他非常珍惜。
- （29）*他右手拿著筆左手拿著筆記本在寫著什麼。那枝筆非常舊，好像是幾十年前才有的款式。
- （30）*他妻子昨天生了孩子。非常大，據說有十斤重。

而我們在劃線部分的名詞前附加了數量詞後，發現上面的表達就變得自然了。如：

- （31）他戴著一副眼鏡。那副眼鏡是他爸爸十年前花了一個月的工資買給他的，所以他非常珍惜。
- （32）他右手拿著一枝筆左手拿著筆記本在寫著什麼。那枝筆非常舊，好像是幾十年前才有的款式。
- （33）他妻子昨天生了一個孩子。非常大，據說有十斤重。

我們可以看出（31）、（32）和（33）中劃線部分的名詞都是話題名詞。這些例句告訴我們，即使從語義上能夠直接判斷語言表達中名詞的數量，如果該

名詞是話題名詞，數量詞也是需要的。我們在前文從語義需要上談到了為什麼話題名詞需要數量詞，而（31）、（32）和（33）的例句分析告訴我們，即使沒有語義上的需要，話題名詞出現時也需要數量詞。也就是說，數量詞的話題導入功能已經超越了語義需求而存在了。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們可以用心理學上的條件反射作用（格里格、津巴多 2003: 159-190）來解釋。也就是說，數量詞的使用是一種條件反射，這種條件反射是由於話題名詞的出現而形成的。所以在這裏話題名詞出現是條件刺激。本來最初的話題出現是由於語義上的需要而發生的。由於語義上需要數量詞來限定的名詞主要是話題名詞，人們就容易把話題名詞的出現和數量詞的使用聯繫起來。話題名詞的出現也就成了條件刺激，使用數量詞也就成了條件反射。語義需要上的原因就被忽略了。人們在話題名詞出現時就會條件反射地使用數量詞。這應是辭彙發展成為語法標誌的一個重要心理學原因。也標誌著數量詞導入話題名詞的用法已經完全語法化了。

5. 結語

認為漢語光杆名詞只是用來表示類別，需要附加數量詞後才能表示個體的觀點（大河內 1985）和認為漢語光杆名詞一般表示複數的觀點（中川等）來解釋數量詞的使用原因有一定的問題。因為根據本文的考察，漢語名詞的性質既可以表示類別也可以表示單數或複數的個體。漢語名詞的這種性質能夠很好地從語義上說明為什麼話題名詞需要用數量詞的原因。本文還從語言經濟原則和認知心理的角度解釋了為什麼非話題名詞不適用數量詞的原因。最後還分析了在沒有語義需要時，話題名詞仍然要用數量詞的認知心理原因。滕、小川（2007）通過對語言材料的調查統計發現了話題名詞需要數量詞，非話題名詞不用數量詞的現象，但沒有對這種語言現象產生的原因作進一步的分析。本文也是用於解釋這一原因的後續。本文的研究也是應外國學生在學習數量詞時有通過解釋漢語名詞性質來理解其用法的傾向而寫的。如果漢語教師和學習者能夠在解釋或學習數量詞時能夠從中獲得些許啟發，將不勝榮幸。

参考文献

- Teng, Xiaochun. (2009).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yi) CL” in “Shi (yi) CL NP”, *US-China Foreign Language*, 12: 37-43.
- 大河内康憲（1985），〈量詞の個体化機能〉，《中国語学》，1-13。日本：日本中國語學會。
- 中川正之、杉村博文（1975），〈日中両国語における数量表現〉，《日本語と中国語の対照研究》，第1號。東京：日中對照研究會。
- 中川正之（1982），〈中国語の名詞と日本語の名詞〉，《未名》，第2號。神戸大學中文研究院。
- 中川正之（1991），〈〈“一”+量詞〉の形を多く見ますが……〉，《中国語学習 Q & A 101》（相原茂、木村英樹、杉村博文、中川正之著），64-65。東京：大修館書店。
- 中川正之、李浚哲（1997），〈日中両国における数量表現〉，《日本語と中国語の対照研究論文集》，95-116。東京：くろしお出版社。
-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編撰處（2001），《漢語大詞典第二版》。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 朱德熙（1983），《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 呂叔湘（1984），〈關於漢語詞類的一些原則性問題〉，《漢語語法論文集》（增訂本），230-276。北京：商務印書館。
- 呂叔湘（1996），《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印書館。
- 安井二美子（2003），〈“是（一）个 N”の認知言語学的アプローチ〉，《中国語学》，250號，151-170。日本：日本中國語學會。
- 吳麗君等（2005），〈談話における不特定を表す「数詞+量詞」の構造〉，《中国語の誤用分析—日本人学習者の場合—》，西川和男編譯，52-69。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
- 重光由加（2003），〈談話分析〉，《応用言語學事典》，小池生夫編集主幹，221-221。東京：研究社。
- 理查·格里格、菲利浦·津巴多（2003），〈學習與行為分析〉，《心理學與生活》，王壘、王甦等譯，159-190。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
- 辭海編輯委員會（1999），《辭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 滕小春（2007），《中国語数量詞における認知・語用論—心像化の及ぼす記憶への効果》，廣島大學碩士論文。

- 滕小春、小川泰生（2007），〈中国語数量詞の話題導入機能〉，《人間科学研究》，47-57。廣島：廣島大學綜合科學研究科。
- 滕小春（2009a），〈不定冠詞と中国語数量詞の話題導入機能の比較研究〉，《欧米文化研究》，第 16 號，133-145。廣島：廣島大學社會科學研究科國際社會論專攻。
- 滕小春（2009b），〈中国語単数数量詞の数量、属性表現に関する一考察——英語不定冠詞との対照研究——〉，《東アジア言語研究》，第 12 號，32-45。廣島：東アジア言語學會。
- 樋口幸子（2007），〈単数時の数量詞付加に関する考察〉，《日中言語対照研究論集》，第 9 號，89-103。東京：日中對照言語學會。

滕小春

Teng Xiaochun

〒739-0046

日本東廣島市鏡山 1-7-1

廣島大學綜合科學研究科

Hiroshim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Integrated Arts and Sciences

1-7-1, Kagamiyama, Higashi-Hiroshima,

739-8521, JAPAN

teng2000123@yahoo.com.cn

The Feature of Chinese Nouns Relating to Uses of Numeral Classifiers

Xiaochun Teng
Hiroshim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Integrated Arts and Sciences

Abstract

Some previous studies propose that Chinese bare nouns only refer to categories (or attributes) of objects and not to the individual objects. Some also state that Chinese bare nouns usually refer to plural entities. They propose that some uses of Chinese numeral classifiers (NCLs) result from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nouns. In this study, we argue that the uses of NCLs are related to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nouns, and this is different from what previous studies have proposed. We suggest that Chinese bare nouns can express three possibilities: categories (or attributes), singular individual objects, and plural objects.

Keywords: feature of Chinese nouns, categories (or attributes), individual objects, numeral classifiers, function of introducing topic